

《山村新人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山村新人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65172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65171

出版时间：2008-5

出版社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胡天培、胡天亮

页数：37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111.com

《山村新人》

内容概要

《山村新人》主要内容：故事发生在一九五六年秋天、豫山区的王庄村。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，天高气爽。夕阳给山谷、村庄涂上了一层绚丽的色彩。几只苍鹰，绕着山谷，矫健地翱翔着；成群的山雀，欢悦地喧闹着，向着村庄、山林飞去。

《山村新人》

作者简介

胡天培，1940年生，河南沈丘人。1961年10月因病退学，后到北京南郊农场当工人，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。1980年后从事教育工作。1965年开始发表作品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山村新人》、《重逢》，长篇传记文学《国共密使》及短篇小说、散文百余篇。

《山村新人》

章节摘录

一 故事发生在一九五六年秋天、豫西山区的王庄村。 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，天高气爽。夕阳给山谷、村庄涂上了一层绚丽的色彩。几只苍鹰，绕着山谷，矫健地翱翔着；成群的山雀，欢悦地喧闹着，向着村庄、山林飞去。 秋风飒飒地顺着西山坡吹到谷地里。一座残缺不全的防洪堤，像条受伤的巨蟒似的，傍依着山脚，静静地卧着。 有一个壮年汉子，搀扶着一个老人，爬上了大堤。 壮年人四十五岁上下，宽肩膀，圆脸盘，突起的眉骨下，睁着一对圆眼，一脸黑扎扎的连鬓胡子。他一手扶着老人，一手指画着堤下的谷地，脸色很是焦躁。 老人六十多岁了，身体瘦弱，两条弯曲的腿，微微地打着颤。他光着头，穿一身土布衣裳，腰里系一条褪了色的黑布大带子。一看便知，这是个地道的庄稼人。他顺着壮年汉子的手，仔细地打量着堤下的庄稼。 谷地里残留着洪水冲刷过的痕迹，东一道沟沟，西一摊淤沙，地皮上翻卷起网状的硬壳。 豆子已经熟透了，还没有一柞高呢，干枯的棵子上，零零星星地挂着又小又秕的角子；经霜的红薯叶全已发黑，还没有盖严地皮呢，垄子上看不到一点裂纹。 又是一个大歉年呢！老人心情沉重地抓了抓稀拉拉的花白头发，脸上的皱纹显得更深了。 看着这凄凉景象，谁能不焦急呢。他，王宝庆，王庄高级社的党支部书记兼社长，当然更是难过。他已经卧病半年多了，按照大夫的嘱咐，是不许下床的，但他实在忍耐不住了。听说今年的灾情严重，他心上一一直像挂着一块铅。他一定要亲眼看看庄稼，别人拗他不过，只得让他出来。他原说只到村口看看，可是一出村子，就止不住脚了，非要到大堤上看看不可。 老人看了一会儿，回过身对他的助手副书记王宝逵说：“逵，你们合计过没有，兴许有几成收？” “至多不过四成。”副书记粗声粗气地说。“至少呢？得有最坏的打算。” “不过一二成，唉！”他狠狠地跺了跺脚。“着急没有用。咱们该赶紧想法子，不能全指望国家救济呀。” “难办！”副书记一扭脖子，茫然地看着远处。 自从老社长病重以来，一直是他代理书记。他想到自己的担子是重的，心里更是烦躁。“别灰心丧气，好好跟大伙商量商量吧。”老人很恳切地说。“七嘴八舌的，说啥的都有，你听谁的？”他忽地觉得不该说这句话，但也没法收回了，只好再补充一句：“都是随便说说，恐怕谁也没有真动脑筋。” 老人是了解他的助手的，他正在急头上，既不会认真地研究群众的意见，也不肯接受别人的批评。只能耐心地劝说他。“好好跟大伙摆摆情况，让大伙都想想办法。困难大，咱更得依靠群众。只要群众动起来，法子自然会有。” 尽管老人的口气很平和，也很乐观，但副书记仍然听不进去，他急躁地说：“我从来也没说过不依靠群众，可也不能谁的话都听。你看看那些年轻人提的那些算啥意见，非修堤不可！年成这么坏，吃的都没有，哪有力量修堤呢。他们就光图嘴痛快，也不怕闪舌头！” 自从秋天发生了水灾以后，社员们就议论着救灾的办法。随着秋收的到来，大家看年成太坏，谈论得更热火了。有的人提议集体搞副业，有的人主张自己想办法，青年人根据水灾的原因是大堤失修，主张全社动员，咬牙苦干一阵子，加固大堤，彻底根除洪害。赞成这几种意见的人都挺多，社员们当中形成了好几派。这些事情老人早就知道了，但觉着事情很重要，需要大家仔细研究，所以也没作最后决定。听副书记的口气，知道他不赞成青年人的建议，老人也并不觉得奇怪。 这位副书记，虽然为人很直爽，工作很积极，但他和同志们、特别是和青年干部们的关系不大融洽，他嫌青年人不稳当，办事不牢靠，对他们的意见总不愿意认真考虑。青年人认为他思想保守，工作方法简单、生硬，对他也不够尊重。 老人看副书记的情绪平静了些，温和地劝说道：“咱庄确实得有个可靠的大堤，你可别把话说死，以后咱得好好合计。年轻人经过的世面少，有时考虑事情不那么全面，可他们有这股热情就好，只要咱们好好拉扯他们，都会成为好干部、好社员的。” “可在他们没成为好干部、好社员以前，咱也不能随便轻信他们。咱得为大伙、为全社千把口子人着想。”他歪着头看着谷地，脖子上的青筋冒多高。 看着他那固执的样子，老人知道要当下说服他，是不可能的；想批评他几句，他一定不肯接受；放过去不管吧，更是不妥。他不觉有些着急，许多不愉快的事情一起涌现在眼前。 他们这个坐落在深山里的村子，因为人多地少，土质瘠薄，本来就贫穷，加上连年遭受水旱灾，比起周围的村子，生产、生活都很落后。为这，老人很是不安，他常常自责没有做好工作，觉着既对不起党的委托，也对不住广大社员的信任。为了尽快改变王庄一穷二白的面貌，他早就注意培养年轻人，想在他们当中选拔一个可靠的接班人，分担一部分领导工作，共同搞好生产。今天面对这严重的灾情，老人的这种心情更加迫切了。 突然一阵冷风吹来，老人不禁打了个寒噤，腿像刀刺一样疼痛，喉咙里也拉风箱似的打起喘来。他竭力忍耐着，努力使呼吸恢复正常。然后他抬头看着谷地里的庄稼，搔着稀拉拉的花白头发，想着下一步的办法。 黄昏的影子笼罩了山谷，人们都收工了

《山村新人》

，陆陆续续地向东边村子走去。就在这时候，一群青年人迎着风向大堤走来。打头的是个年轻姑娘。她身姿矫健，跨步轻捷，俊秀的蛋形脸上，满浮着笑意，手里握着镰，有节奏地晃动着。风吹乱了她那齐耳的黑发，她敏捷地抿了抿，继续兴冲冲地向前走来。青年人紧跟着她，有的还不住地抬头看看堤上的老人，俨然像要去办一件重大事情似的。他们来到大堤跟前。打头的姑娘，一纵身，燕子似的跳上了堤，其余的人也尾随着登上堤来。老人只顾专心想主意，也没有发现他们的到来。“哎呀大爷！”那女青年惊喜地喊道，“您能出来了！”“老庆爷，医生不是不让您下床吗？”“大爷，您还没好利落，可别累着了。我背您回去吧。”青年人嚷成一片，有的欢喜，有的担心，闹得站在一旁的副书记，不耐烦地皱起了眉头，他那突起的眉骨越发显得高耸了。

老人看着这群青年人，不觉高兴起来，心里的难过一扫而光，病也好像减轻了大半。“红英，”老人慈爱地看着那女青年，“你们又是来提建议的吧。好，把你们的办法都说说吧，帮大伙拿拿主意。”站在外围的副书记，不以为然地把脸扭向一边。红英在老人跟前一向是全无顾忌的，听着老人这鼓舞的话，心里更是高兴，她欢笑着，响脆地说：“大爷，您说今年闹灾是为啥？”“大堤跑了水呗。”对！”姑娘晶朗朗地笑了，天真而略带任性地说：“那咱就该修堤。”她忽然一转身，挑战似的看着副书记，“逵叔，您说该不该修堤？”她不等副书记回答，又一转身对青年们鼓动地说：“大家说，该不该修堤？”“该！”“修大堤。”“一定得修。”

青年们一齐热烈地响应。姑娘一甩手，朝副书记走了几步，“逵叔，您和大爷好好商量商量，咱们就修堤吧，我们都不怕累。”她的声调放缓了，但依然是晶朗朗的。老人笑得更舒畅了，他真为有这个敢说敢干的好侄女感到高兴。但他又觉得姑娘用这种“将军”的办法不太合适，便略带责备地说：“红英——”红英好像一点也不理解老人的心意似的，继续紧盯着副书记问：

“逵叔，您说，您考虑我们的意见不？”听着姑娘这咄咄逼人的问话，又看着老人那放任的神情，副书记心里更是烦躁。他一拧脖子，指着堤下的庄稼，直冲着红英说：“你看都啥年头啦！”姑娘一点也不畏惧，“那明年还得挨淹。”说完一板脸，真的生气了。“那不成。”

“说啥也得修堤。”……青年人又嚷成一片。姑娘忽然严肃地说：“您再不同意，我们可找周书记了。”副书记又气又恼，他很想狠狠地教训红英一顿，但又找不到有力的话。不知为什么，他总有些怕这个伶牙俐齿、敢说敢为的远房侄女。他想马上就走。忽然，他瞥见了人群里有一个健壮的身影，眼光随即盯住了那张端端正正的长方形面孔，心里忽地来了劲儿，一拉脸，气愤地说：

“志成，你瞧瞧你们这些年轻人！你们都是社里的积极分子，你们就这样胡闹，群众该怎么着！”志成一直站在人群后面。挨了副书记的吵，也没生气。他很想为青年们说几句，但嘴动了动，也没说出话来。他明白，在这种时候，说也是白说。老人觉着副书记的话实在太过火了，怎么能这样对待青年人的意见！打算批评他几句吧，又怕当着青年人的面，影响他的威信。他平静了一下，缓和地说：“逵，青年人的意见有道理，咱该考虑呀。就是说错了，也该讲清楚错在哪里，他们还都是孩子嘛。”副书记冷静了些，他也觉着刚才的话有些过分，他低下头，不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转身下堤走了。

红英看着副书记走远了，转身对老社长说：“大爷，您说大堤该修不该修？”老人搔了搔头发，疼爱地看着姑娘那期待着回答的眼睛，温和地笑着说：“孩子，这是件大事呵，咱今年年成又坏，咱们得好好商量。”红英说：“好，你们研究吧。逵叔那样答复，我就不同意。”她说着噘起了小嘴。老人和气地笑了，说：“你逵叔看见灾情重，心里不痛快，他脾气又躁，你佃得多体谅着他点，有话慢慢跟他说，别动不动就跟他吵架。他的长处还是很多的：为人实在，不怕吃苦，能负责任，为革命辛辛苦苦劳累了十几年，有功劳，你们得尊重他。”

青年人们都不说话，静静地听着老人的教导。老人接着说：“你们年轻，有文化，就是摔打得不够，往后得多向老一辈的学着点，站稳咱贫下中农的立场，学好种地本事，把革命担子担起来。”他一个一个地打量着青年人，老眼里闪着殷切的期望。青年人看着老人那衰老的、饱经风霜的脸，心里充满了敬爱。红英忽然想起了一件事：“听说铭山哥快回来了，是吗？”她一句话勾起了老人一桩心事。今年夏天，他接到侄子的来信，说他秋天要复员回来。从那天起，老人就一直盼望着侄子早日归来，特别是最近几天，这种心情更加迫切了。他踮起脚，仰起头，向东山口望去，侄子就要从那里回来呵！青年们搀扶着老人，下了大堤，缓缓地向村子走去。太阳早已落山了，苍茫的暮色笼罩了山谷，田野里静寂无人。老人慢慢地挪动着，他不时地仰起头，眼巴巴地向东山口张望。

二 夕阳收尽了最后一线光芒，淡紫色的暮霭从四面山坳里升起，山村的夜晚来临了。天空，蓝湛湛的，没有一丝云迹，宛如一幅巨大的锦缎，看着是那么赏心悦目。蓦地，东方天空跳出了第一颗明星，它金光灿灿，照亮了半个天穹，使得晶蓝的夜空更明丽、更动人了。

《山村新人》

下工的社员，已陆续回到家里，村街上很少有人走动。到处都很静谧，只有那摇曳的树枝，在晚风中发出沙沙的声响。凉秋的夜晚，多么柔和可爱呀！这时，红英出现在十字路口。她挺着丰满的胸脯，一阵风似的向前走着，齐耳的短发，微微颤动着，匀称的身段显得是那么健美，俊俏的蛋形脸上，浮着浅浅的笑意。红英是王庄高级社的会计。她前年初中毕业，在学校里就是个老师喜爱的好学生。课堂上，她那长长的睫毛不住地眨动着，大眼睛紧盯着老师，旁边无论发生了什么事，都不能惊动她。她争取当堂记住老师讲的每一个定理和公式。因为课听得好，课下稍微翻一翻书，就可以做作业了。她做作业又快又准确，尤其是那些几何题，有些同学吭吭哧哧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，还设不上一条辅助线，可她稍微一想，用不了三五分钟，就清清楚楚地写出了证明。从来没人见她开过夜车，也没人见她中午做过作业，可她每次测验成绩都是优秀。就是连突然提问也不例外，她从来没有失常过。课外活动开始了，她总是嬉笑着跑到操场上，和男孩子们一块跑、跳、托排球、打篮球，甚至连双杠、单杠这些女孩子不大敢玩的器械，她也敢来两下子。她朗朗地笑着，清脆地喊着，俊俏的脸蛋涨得通红。干起活来，许多男同学都比不过她。在毒日头下，割麦、装车，汗如水洗，夏衣紧紧贴在身上；迎着凛冽的寒风，踏着积雪，挑土，推车，挥汗如雨，气喘吁吁。劳累一点也征服不了她。只要她在，就可以听到银铃似的笑声、欢乐的歌声。前年初中毕业后，她响应党的号召，回村参加了农业生产。红英一回到家，立刻要求学农活，爹爹教她拿虫、除草、锄地。一天，她忽然要学犁地。叔叔大爷们都很惊讶。

《山村新人》

精彩短评

- 1、还是17年文学的腔调啊...
- 2、铭山是好军人、好领导！

《山村新人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111.com